

CHEERNIXUEFU  
SIJI  
车尔尼雪夫斯基

[苏] 博戈斯洛夫斯基著

叶芳来 夏征瑞 译  
曹继荣 曾冲明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CHEERNIXUEFUSIJI

车尔尼雪夫斯基

[苏]博戈斯洛夫斯基著

叶芳来 夏征瑞 译

曹继荣 曾冲明

黄河文艺出版社

**车尔尼雪夫斯基**

**【苏】博戈斯洛夫斯基著**

叶芳来 夏征瑞  
曹继荣 曾冲明 译

责任编辑 徐雨苍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281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统一书号 10385·93 定价2.65元

# 目 录

## 第一部

童年和求学时代·····	( 1 )
乘“长途马车”去北都·····	( 15 )
在大学里·····	( 25 )
友谊和初恋·····	( 42 )
新生活的开始·····	( 57 )
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党人哈内科夫相识·····	( 67 )
最早的几篇小说试作·····	( 79 )
伊里纳尔赫·韦坚斯基·····	( 89 )
“处决”彼得拉舍夫斯基党人·····	( 93 )
“急切地期待着革命·····”·····	( 99 )
大学毕业·····	( 103 )

## 第二部

萨拉托夫中学的语文教师·····	( 116 )
结婚与去彼得堡·····	( 128 )
撰写学位论文和开始参与《现代人》工作·····	( 141 )

学位论文答辩·····	( 163 )
为别林斯基思想而斗争·····	( 171 )
批评家的视野·····	( 185 )
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现代人》·····	( 193 )
主持《现代人》·····	( 199 )
“农民民主主义者”·····	( 211 )
《军事文选》编辑·····	( 219 )
“令人鼓舞的声音·····”·····	( 225 )
学者和政论家的视野·····	( 232 )
伦敦之行·····	( 245 )
革命运动的鼓舞者·····	( 258 )

### 第三部

《怎么办？》·····	( 286 )
在梅特宁广场上·····	( 303 )
卡达亚矿山·····	( 308 )
亚历山大工厂·····	( 318 )
维柳伊斯克·····	( 335 )
阿斯特拉罕·····	( 355 )
在萨拉托夫·····	( 371 )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活动主要年表·····	( 381 )

## 第一部

# 童年和求学时代

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白天，一辆黑色囚车驶进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大门。车内，几名宪兵解送来的是奉沙皇谕旨逮捕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亚历山大二世政府早已预谋迫害这位伟大的革命者、作家和学者，迫不及待地寻找适当的借口以制止他的活动。革命的“六十年代人”的精神领袖、当时办得最好的杂志《现代人》的主编在沙皇及其仆从们眼里，是沙皇制度的最危险的敌人。他的被捕是早已决定了的。

然而，即使在彼得保罗要塞候审期间，伟大的革命者也没有放下武器。在监狱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完成了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作品后来成了争取人民自由的战士们的必读书。此外，他还写下了二百多印张的著述：中短篇小说、学术论文、回忆录……在这里，他还动笔撰写了构思广阔的自传，可惜只完成了一部分。

他写自传，有时采取的是“亦庄亦谐”的手法，就象记述历史那样。历史的记述总是从“史前”时代，从传说和神话写起，然后再慢慢转变为写真人真事，写现实生活。他希望再现他家两三代祖先所生活的环境，再现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便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使读者了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一些主要

地区产生的中等阶层的一代人，是在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从外祖母П·И·戈卢别娃口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出生前不到半个世纪的“家谱”根系，只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不清他的外曾祖父是神甫还是助祭，连姓什么也不知道。父亲世系的情况了解得也很少，通常都是从父亲出生那一年（一七九三年）说起。就连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从父亲的履历表上看到的。他无意去向父亲打听祖父的父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祖辈过的是贫穷而俭朴的生活，就象当时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村神甫一样，在艰难竭蹶之中勉强度日。未来的“农民民主主义者”的祖先中，有些人逐渐从宗教阶层转到了农民阶层，因此，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族中，除了助祭和神甫，还有普通的庄稼人。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出生于奔萨省琴巴尔县车尔尼雪夫村的一个助祭家庭。上中学的时候，以本村村名作了自己的姓。他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寡母因无钱抚养和教育儿子，就带着破衣烂衫的儿子来到坦波夫主教那里，跪在地下，含着眼泪苦苦恳求主教赐予帮助。主教出于怜悯之心，将加夫里尔·车尔尼雪夫斯基送进坦波夫教会学校当“官费”生。孩子一个字不识，但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念书的。

他在教会学校读到一八〇三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升入奔萨正教中学。中学毕业后，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因系优秀生而被留校当希腊语教师，以后又担任该校图书管理员和诗学班教师。

一八一八年，一个偶然的机缘改变了他的教书生涯。这一年，谢尔吉教堂大司祭Е·И·戈卢别夫在萨拉托夫去世。

于是，当时的萨拉托夫省省长潘丘利德泽夫请求奔萨主教从正教中学毕业生中委派一名“优秀生”来接替戈卢别夫的位置，并让新任者与已故大司祭的女儿结婚。

省长也没有忘记从中捞点好处，他要求派一位称职的、有学问而又不太富有的人来，好让他顺便给自己的儿子补习功课。主教选中了Г·И·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戈卢别娃完婚后不久，又举行了谢尔吉教堂神甫的授职仪式。

他从戈卢别娃的陪嫁中，得到了一幢巨大的宅院，这座宅院坐落在从谢尔吉街往下直到伏尔加河河边的一大段土地上。

就这样，奔萨正教中学的教师突然一下子升迁到神甫之职，成了由冷酷威严的戈卢别夫遗孀掌管的家庭中的一员。

为了保住“家产”中的谢尔吉教堂，戈卢别娃嫁出了大女儿叶夫根尼娅。不久，她又嫁出了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如果说她嫁出大女儿是需要有一个人充当神甫，那么她嫁出小女儿就是想物色一个贵族后裔了。她这样做不是为了光耀门庭，而是为了“处世”的需要。戈卢别夫家里有许多仆人是农奴出身，这些农奴还是“先父在世时买下的”。要保住这些农奴，就需要找一个有贵族身分的人顶替，把农奴转入他的名下。亚历山德拉·叶戈罗夫娜说：“母亲把我嫁出去，是为了把农奴转到我的名下……”

亚历山德拉·叶戈罗夫娜的头一个丈夫科特利亚科夫斯基死时，她才二十岁，已有了三个孩子，后来，母亲又让她改嫁给贵族Н·П·佩平。起初，佩平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合住在一幢房子里，后来家中人口增加，佩平一家便搬到厢房里去住了。

姊妹两家和睦相处，真是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一八二八年七月十二日（公历二十四日），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写道：“早晨九点钟，儿子尼古拉出世。”

这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当上了大司祭、监督司祭和教会法庭法官。但是，正如H·Γ·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后来所指出的，他父亲的家庭“就门第而言，甚至算不上省里的中等人家”。

全家的大人总是忙忙碌碌。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的父亲和从事贵族选举工作的姨父H·П·佩平，从早到晚都忙着书写公文。据儿子估计，他父亲每年都要亲手写一千五百份到两千份“发出去的”公文。

尽管如此，他仍然能抽出时间来教育儿子和后来成为院士的外甥亚历山大·佩平。

他善于工作，多才多艺，具有顽强的毅力和独特的才能，所有这些优点儿子都继承下来了，但把它们用到了截然不同的方面。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说：“两位母亲起早摸黑地操劳，累得精疲力尽时，便读读书当作休息。”在这个家庭里，人人都爱书。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是一位很有教养而又博学多才的人，购买好书从不吝惜。

孩子们大多是听其自然，两位母亲家务缠身，只能偶尔照顾照顾他们。

父亲态度和蔼，从来不发脾气，尽可能不限制儿子的活动。母亲虽然身体不好，家务事又多，倒是管得很严。为了不惹母亲生气，车尔尼雪夫斯基少年时代常常不得不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

孩子在自己的熟人中间，活泼愉快，言多语稠，在生人面前

则显得胆怯，腼腆，拘束。他从小就是深度近视，这个外在特征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跟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如果不是手拉着手，他就看不清对方的脸。

他家旁边，有一个名叫“小亚细亚”的院子，一些穷官吏和地主家仆的孩子常常聚集在这里做游戏。他总是玩得很开心。他机敏，精明，善于挑选伙伴，除了大孩子，还常常把一些小孩子也带来参加游戏。

冬天，孩子们最爱玩的游戏之一，是乘雪橇从山上滑下来。滑雪橇是不让父母知道的，一般都是趁他们天黑出去串门的时候进行。邻居切斯诺科夫家的孩子瓦西卡经常悄悄地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来，有时候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翻墙过去，因为他们家的大门夜间是上锁的。几个孩子在寂静无人、黑咕隆咚的街上聚齐。他们从雪橇上卸下从伏尔加河取水用的大桶，套好以后便拉到中学街或巴布什金山道。这条山道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沿道而下的是伏尔加河，道的尽头是一个临河陡坡。孩子们把雪橇放得飞快，飞似地掠过巴布什金山道两旁倾斜排列着的小屋。

惊险的感受必会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快活，所以他一定要把雪橇送到坡的最高处，好坐着雪橇从高坡往下滑，飞越靠近河边的冰窟窿。

孩子们听地主家家仆讲了许多拳击的故事，还常常跑到沃洛夫街去看热闹。在那里，在卡佩尔璠姆酒馆附近，每逢星期天和假日，以拳击能手博列夫斯基为头儿的“学生帮”常跟“皮袄匠帮”对阵，并且常常击败他们。

童年时代他感到最亲切的是他家的院子。他常去的地方是他家附近的两三条街道——波克罗夫街和莫斯科街，新教堂广场，从索科洛夫辙道到谢尔吉街往下一俄里的伏尔加河岸边等地方。城

里的其他地方他知道得就很少了。

家中过的是普通的、俭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许会称之为审慎的）生活，其中有读书学习，也有娱乐游戏。这个有着自己某些特殊爱好的神甫家庭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天地。

教堂、神甫、礼拜、主教、忏悔——这就是家中经常谈论的话题，这就是全家老少想得最多的东西。这种情形并没有因为佩平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同处一家，并没有因为佩平代表所谓“世俗”观念而有所改变。“世俗”观念不仅没有与“宗教”观念分庭抗礼，反而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代表的“宗教”观念融合起来并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不过，“宗教”观念在这里全都带有世俗色彩。“在这个家庭里，都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具体事情。”这里既没有禁欲主义，也没有神秘气氛。“我们多半把‘教堂’称之为‘我们的教堂’，也就是先父作礼拜的谢尔吉教堂……我们家提到‘翻新教堂’这件事，就象商量我们的房顶旧了，是换个木顶还是覆盖一层铁皮一样。我们对雅科夫·雅科夫列维奇也就是先父在‘我们的教堂’共事的同仁，都是喊‘神甫’……主教伊阿科夫在我们大家心目中是个‘不谙事体’的人，既不懂教义，又不懂教规……”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这样。

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人对宗教的态度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把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与教堂联系在一起，不光是教堂里的事务。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曾经说过，他对生活所以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受惠于自己的家庭，但是他从家庭中带来的宗教偏见，后来仍然暴露了出来。他摆脱这种偏见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生活本身及其日常需要对人的影响，总是要比宗教的传统观念深。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长辈们也不是神仙，他们是过着寻

常生活的人。生活以最一般的要求干预他们，使他们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生活。不可能对生活说：好啦，现在你该满足了，让我暂时把你忘却吧——不，不行，生活是不允许的，不允许他们忘却它。而他们……都是些循规蹈矩的人（所以生活便干预他们）。我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看惯了这些按照现实生活的要求说话、办事和思考问题的人。童年时代身边的这些榜样，长期的耳濡目染……到我长大能够从理论上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时候，我不能不说生活对我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在家庭及其影响的圈子之外，则有着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对于敏感的孩子认识世界不能不产生影响。

他从小就看到下层人——所谓“平民”在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看到农奴制、兵役制、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如何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伏尔加河沿岸散布着纤夫和码头工人的帐幕，他们过着艰难穷苦的生活。

在察里津大街上，“戴镣铐的犯人”一群一群地被驱赶着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家旁边走过。一八三五年到一八四五年这十年间，数以百计的农民因参加暴动从萨拉托夫省被发送到西伯利亚。

所谓“市面刑”（在集市上鞭笞）或在练兵场当众处以体刑，是本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萨拉托夫当时驻扎着一个团，常在练兵场操演步伐，训练枪法。士兵稍有差错，便立即招致惩罚。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表弟和儿时的小朋友A·H·佩平，一辈子也忘不了小时候所目睹的那一幕幕情景：招募局大楼前的人群，母亲与前赴从戎二十五年的儿子离别时的眼泪。“剃头”①壮丁不

① 俄国在一八七四年前，当壮丁的要把前额的头发剃光。——译者（以下注解除注明译者注外均为作者注。）

颠一切地狂嫖烂饮。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然也记得这样的图景。在他后来写的以沃尔金这个姓来描写自己的长篇自传性小说《序幕》中，便可以找到这些图景的影子。

“他不是在上流社会里长大的，他记得他家过的是一种相当俭朴、贫穷的生活。他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理解不了的那些情景，因为他从小就喜欢深思。他记得在他故乡城市的街道上，常有一群喝得醉醺醺的纤夫走过，吵嚷着，吆喝着，唱着豪放的歌，哼着强盗的小调。”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所描写的他在萨拉托夫那段时期的生活。

那个时候他困惑不解，一个老态龙钟的残废看守怎么大喝一声就能制伏他们：“畜牲，叫喊什么！看我来收拾你们！你们这群斯捷潘·拉辛的部下①！”于是这群吵吵嚷嚷的纤夫一下子就平静下来，四散而去。

大约从一八三六年年中起，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开始比较系统地教儿子学习。这个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了学生练习本，上面印有“一勤治百难”、“人诚大家爱”、“上帝是一切的主宰”，等等。

父亲决定亲自教儿子作入学准备。这对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来说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因为他不仅有教书的才能，还有一些教书的经验。他能够流利地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作品，精通数学、历史和地理。

儿子天分过人，接受能力很强，教起来也不那么费劲。孩子的成绩引起了所有亲戚的注意。

① 斯捷潘·拉辛——俄国一六六七年至一六七一年农民战争中的起义军领袖。小说《序幕》中说，这些纤夫自称是拉辛的部下。——译者

他的亲戚А·Ф·拉耶夫在回忆这个时期的情景时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十岁的时候所掌握的广博的知识，就连中等学校十五岁的学生也不能跟他相比。到十三岁的时候，他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却能帮助我准备升高等学校的考试了。”

读书成了他真正的嗜好。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认为，由于勤奋好学，孩子的译文已经十分优美。“想不到科利亚竟能用俄语准确地翻译希腊人的思想。”有时候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也这样夸他。

孩子很快就能做完父亲布置的功课，然后到外面去玩或坐下来读书，再不然就是跟外祖母佩拉格娅·伊万诺夫娜下跳棋。一边下棋，一边听外祖母给他讲古代的故事，这些故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八三六年九月五日，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儿子送进正教中学。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给他报了个名，附带的条件是，他可以不去学校，在家里学习，只需参加考试。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尽力保护儿子，避免他受学校的不良影响，因为学校里风气很不好，体罚学生和死啃书本的弊病根深蒂固。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知道，校长是个纵酒无度的人，当时住在学校宿舍的教师也都一个个不学无术，举止粗俗。他认为，不要这样的学校帮助反而更好。

孩子表现出特殊的求知欲望，他记忆力惊人，想象力丰富，凡是学过的东西全都学得扎扎实实。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原来打算让儿子将来从事宗教职业，就为他作进教会学校的准备。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教会学校的基础课，因此，他特别注意教儿子这两种语言。

教育儿子当然是抽零碎时间进行的。母亲常常抱怨说：“他什么时候才有功夫教科利亚呢？从教堂回来，给他讲上半个钟头，布置一些希腊文作业，接着又去教会法庭。科利亚坐下来读书，做作业，一做完就跑出去玩儿了。”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对语言的特殊兴趣，尽管在偏僻的外省城市，“在神甫和助祭中间”，要满足求知欲望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A·H·佩平回忆说：“好象他很早就是一位出色的拉丁语专家。我清楚地记得他读拉丁文书籍的情景……那是十七世纪初叶出版的西塞罗著的一本古书。我记得他不查词典就能流利地阅读。”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系统地学过法语。他进入私立寄宿中学以后，发现同学们嘲笑他发音不准，就不再去上课了。但是却仍在勤奋自学。表兄弟两个还一起跟一位德侨音乐教师格雷夫学德语。以此作为交换，格雷夫同时向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学俄语。

从保存下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笔记本可以看出，他在进入正教中学之前就已经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动物学、博物学、几何学、俄语语法、文学史、历史、地理、德语和法语，作过斯拉夫语译希腊语、希腊语译俄语的练习。进入正教中学以后，除了普通正教中学的课程外，他又学习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鞑靼语。

起初，他做的只是些简单的文体修辞练习，几年后，便转入了翻译科涅利·涅波特、西塞罗、季特·李维的作品。

读书就象必修课一样，他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首先，他“踏遍了近处的书场”。父亲有两书柜书，其中不少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作家的作品，例如：有卡拉姆津的

《俄罗斯国家史》，普柳沙尔的《百科词典》，A·韦利特曼的《上流社会面面观》，有大量的历史书籍，有《绘画评论》杂志合订本和《莫斯科新闻》报合订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与城里贵族人家交往密切，经常给家里人借来一些新书，因此，家里不断有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果戈理的作品，以及大型月刊《祖国纪事》《读者文库》和《现代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上大学前，就从《祖国纪事》上接触到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作品。

在正教中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被编入初级班——修辞班，尔后是中级班——哲学班，再后是高级班——神学专业班。正教中学能够给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东西是不多的。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水平和知识水平来说，他远远地超出了学校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在这样的学校里，除了不应当学的东西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可学的。学校的课程和那一套烦琐的教学方法只会浪费他的时间。他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呢？哲学完全是迎合神学的需要，语文纯粹是为了演说布道，其它的功课也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过了多年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他的朋友杜勃罗留波夫就学的那个下诺夫哥罗德正教中学的情况。他说：“甚至那些智力并不突出的学生……也不能不抱怨教会学校教学单调。象杜勃罗留波夫那样才智卓越、热爱科学、知识广博的青年，在教会学校里消磨时间就更为痛心。他蔑视教会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大纲规定的课程。”

这段话大概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他在萨拉托夫正教中学的情况时有感而发的，他自己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他在课堂上将大部分时间用来摘抄词典上的词语，努力扩大



自己的语言知识。然而，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多么专心于自己的语言学作业，他对教师提的任何问题仍能应付自如。他能马上放下练习本，随时站起来回答问题。他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特别是历史课的提问，他能补充教科书上所没有的许多详情细节。

他的作文（教会学校里称为“习题”）写得很出色。语文教师向校长报告他的作文水平时说：“只有大学教授才能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挥。”

关于“习题”的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后来回忆说：“谁能把这些‘习题’写成长篇大论，谁就能得到校长的赏识，经常作为习题使用的题目不太多：譬如‘苦难使我们靠近上帝’、‘论忍受益’、‘丑恶社会伤风败俗’等等——这是教会学校修辞班即初级班的题目；‘论灵魂与肉体之别’、‘论经验思辨法的优点’等等——这是哲学班即中级班的题目……”

作为教会学校学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时因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而受到教师的批评。譬如一八四五年在用拉丁文写的“试论学校教育是否应重于家庭教育”这篇作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毅然赞许家庭教育，指责当时学校的教学方法和制度。教师只给他打了两分。教师的评语是：“层次清楚，文句流畅，但中心思想和论述重点均为针砭学校弊端，这是错误的。对于最高当局办学的宗旨，却只字未提。”

学校环境的影响十分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四岁进入学校，从习惯的家庭环境转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位中学同学是这样描述他的：“他那时候中上等身材，一张娇嫩的、象女孩子一样的脸庞，淡黄色的头发呈现出道道波纹，柔软而美观。他嗓门儿不高，说起话来娓娓动听，这位少年简直就象一个温文尔雅、讨人喜欢、令人爱慕的